



她是“宁波帮”人士、清廷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李薇庄的女儿。

她的《秋山读易图》，青松苍虬，烟云沉郁，参加在比利时举办的“劳动和艺术”国际大奖赛，成为国际上第一个得金奖的女画家。

抗战时期，她参与组织上海女童教养所，担任所长兼校长，是爱国民主人士、社会活动家。

她一生中最为绚丽华彩的部分，是与山水画大师张大千（1899年~1983年）的一段超越男女情爱的传奇感情。

张大千对她“视之若妹，敬之若师”，称她为“生平第一知己”。

他们有一枚共同的印章“百岁千秋”，集二人之名，情深缱绻。

她是宁波小港李家的三小姐李秋君（1899年~1973年）。

与卿初识

李秋君从小习画，初学工笔山水、古装人物仕女，有唐人格局。她宗法董北苑、董其昌，摹古通今，聪慧有灵。

有一次，父亲李薇庄买来一幅石涛的画，拿给李秋君看。

她端详了用笔与风格，说：“这是假画，不过作画者的天分很高，将来成就之大，将是划时代的。”

原来，这幅画是张大千画的。二十几岁的他混迹于上海滩，仿石涛的名作，几可乱真，很多专家都无法识别，却被一个年轻女子识破。

李薇庄人脉颇广，他马上就为女儿找到了这位画界的后起之秀，并邀请他来自己府上小住。

张大千刚一进门，便被一幅悬挂在客厅的《荷花图》所吸引。这幅画落款鸥湘堂主，他不禁感叹：“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啊，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，但字体瑰丽，意境脱俗又有女子之风。实在让我弄不明白。”

偷印“秋迟”

那次相识以后，张大千便在李秋君所居的“鸥湘堂”开了画室“大风堂”，除了分床而眠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。

两人如胶似膝，张大千对李秋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意，他偷偷刻下一方“秋迟”印，聊寄相思。

恨不相逢未娶时，遇见你已是太迟。

李秋君对张大千也有好感。她见张大千给四

川的妻妾写家书，便旁敲侧击：如果能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，该是福分无边了。

张大千愣住了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

他当时已有太太和两个孩子。他自然知道，李家是名门望族，家大业大，不可能将千金闺女与人做妾，而他也不可能休妻再娶。

第二天，他一个人闷在画室里不出门，李秋君端茶进来时，他再一次跪在她面前：“三妹，我若纳你为妾，将使一代才女受

辱，而我也必遭天谴……”

相守不一定拥有，相爱未必天长地久。

李秋君对张大千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，没有人说得清。只是她终身未嫁，并不一定全是因为张大千。

她年轻的时候，患过严重的肺结核，她花重金治疗，好不容易康复。但医生叮嘱她，要避免结婚生育，否则容易引起疾病复发，性命难保。

李秋君与张大千从此以兄妹相称，发乎情止乎礼。

张大千原名张爰，是因为他出生的前一天，其母梦见一位白髯长者拖着一只黑猿，告诉她：“要小心照顾黑猿，它怕荤腥，怕拘束。”猿古字“媛”，去掉虫字旁，就是爰。长大后的张大千果然一沾荤腥就呕吐，他喜食甜食，却不能多吃，因为他罹患糖尿病。

两个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又恰巧同龄，更是默契投缘。

在张大千眼里，她并不是双瞳剪水的柔弱女子，没有陆小曼的楚楚动人，也没有林徽因的顾盼生辉。

她有旧式宁波女人的做派，说话大声大气，性格豪爽，落落大方，喜欢与男人谈局势。

她又有新式女性的优雅气质，因为家境殷实，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。

这样的女子，让张大千眼前一亮，见而忘俗。

与卿初相识，犹如故

喜吃甜食

上世纪30年代，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上海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。

在张大千的悉心指教下，李秋君的画技日益精进，她一改民国女画家风行的仕女、花鸟画，转攻山水，尤其擅长填金青绿山水画。

她的画风仿佛脱胎换骨一般，从清丽婉约到气势磅礴，还沾染了张大千的仙气。

后来，她的《秋山读易图》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“劳动和艺术”国际大奖赛中荣获金牌大奖，评语是“画风优美，凸显东方神韵”。

她因此成为了当时民国女子画坛的领军人物，一时风靡海上。

在生活上，李秋君对张大千无微不至，甚至亲手缝制他的衣服。

张大千云游四方的时候，李秋君还帮他代选门徒，张大千说只要秋君认可就行。徒弟们尊称李秋君为“师娘”，她也不拒绝。

张大千患有糖尿病，他吃的菜，必须由李秋君一一鉴定，方可入张大千碗中。

可是张大千偏偏最喜欢吃甜食，也知道一旦被李秋君发现他偷吃甜食一定会愤怒，他便常与她玩恶作剧。

在一次宴会上，男女分席而坐，李秋君特意嘱咐张大千不许乱吃菜。

席间，上了一碗桂花甜芋，张大千故意大声问李秋君，这道菜能不能吃。

李秋君眼睛近视，以为碗中的桂花末是紫菜屑，是咸下饭，就点头应允。

张大千赶紧吃了一大口，等到李秋君发现这是道甜点时，他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

李秋君正要埋怨，张大千嬉笑着反击：“我可是问了才吃的。”

一代大师的俏皮与随性，尽在于此了。

有一次，任性的张大千一口气吃了15只大闸蟹，又跑到街上吃了8个冰激凌，结果一整夜上吐下泻。

李秋君彻夜照顾他，还请医生到家里看病，医生想当然地认为她就是张大千的太太。

这让张大千很不好意思，他怕她吃亏，赶紧跟她道歉。李秋君却很看得开：“我们自己明白，也用不着对外人解释。”

张大千远赴东南亚之前，李秋君把自己给张大千写的食谱交给了他的夫人徐雯波，并对她说：“好妹妹，你能够每天在他的身边照顾他，有多好，我就是不能够啊！他是国宝，一切要以他的身体为上。”

李秋君与张大千 百岁千秋一世情



张大千《荷花图》

百岁千秋

瓌湘馆内，名流云集，灯烛摇曳。那一年，是1939年。李秋君与张大千一起过50岁大寿。

张大千特意与李秋君创作了《秋水春云图》，题款“写颂秋君三妹亲家五十生日”。何谓亲家？

三妹亲展

时局动荡，他们两人一起画100幅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。

抗战爆发后，李秋君与何香凝一起创建了灾童教养所，专门收容因战乱无家可归的孤儿，李秋君担任所长兼校长。

此时身在成都的张大千担忧远在沦陷区的李秋君，多次劝她来成都与他相聚，用他的话说，他不愿“战乱纷纷，骨肉分离”。

但是她无法离开上海，一是身上有重担，要为收容的灾童们负责；二是要照顾张大千的两个女儿，三是不想给张大千增加额外的负担。

1949年，张大千去了东南亚，与李秋君中断了联系。

但是张大千从没有一刻忘记过她。他每到一个国家，一处地方，

原来，张大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、心沛过继给了李秋君做养女，这样他们二人的关系更是亲如一家。

生日宴上，篆刻家陈巨来为他们刻了一方“百岁千秋”的印章，把他们的名字融入在内，两人的年纪相加也正好

也是在那一年，李秋君在上海静安公墓建寿穴，张大千为她题写了墓碑“画家李秋君生圻”。

张大千也置办了墓穴，就在李秋君墓旁边，由李秋君题写“张大千之墓”。

生不能同衾，死也要同穴。

他们如获至宝，生日当天便一起合作了一幅《高山流水图》，并盖上了这枚印章。

他们还约定，以后每人画50幅画，盖上此印，等凑齐100幅，就合开一个画展。

相逢有酒且教斟，高山流水遇知音。

李秋君 赏梅图



李秋君 赏梅图

苍莽幽翠图

1945年8月，远在成都的张大千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，激动万分，挥毫泼墨，画下巨幅山水画《苍莽幽翠图》，盖上了“秋迟”的印章。

这方“秋迟”印章遥寄着他对李秋君的思念。他将这幅画交给了好友谢稚柳，希望谢稚柳将这幅作品拿到上海展览，李秋君能看到，感受到他浓浓的情思。

然而，谢稚柳还未来得及把这幅画拿给李秋君，《苍莽幽翠图》便被没收了。

一直到1984年，张大千作古后一年，这幅画才归还给谢稚柳。一切都晚了。

李秋君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这幅画。

1971年，李秋君因病逝世。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。

他听到这个消息，整个人怔怔的，神思恍惚，几日夜没有进食，一下子苍老憔悴了许多。

他面向李秋君居住的方向长跪不起，喃喃地说：“三妹一个人啊……”

他悲痛万分地写下《悼秋词》：“古无与友朋服丧者，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！呜呼痛矣！”

后来，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李秋君的弟弟：“君家兄妹天边远，从此应无劝诫人。”

那个在耳边温暖叮咛的人走远了，一段传奇就此画上句号。

记者 陈也喆



张大千《秋水春云图》